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-楞嚴經(45)

第四十五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24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義貫》，131頁，B·徵心。1·破計心在身內。經文：[「阿難，我今問汝：當汝發心，緣於如來三十二相，將何所見？誰為愛樂？」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如是愛樂用我心目：由目觀見如來勝相，心生愛樂，故我發心願捨生死。」]{註釋}「緣於如來三十二相」：就是以如來三十二相為攀緣。所以，阿難因為看到佛的相好出家。因此，比丘如果現莊嚴相，也可以度眾生；現威儀相也能度眾生，因此，比丘要重視威儀。說：「將何所見」：「將」，就是用，以。你是以甚麼來看，而能有所見？換言之，也就是說：問「誰見？」這個「誰」跟我們平常參禪的人說「念佛的人是誰？」「拖著死屍的是誰？」這個都是禪宗的。

為什麼要這樣問呢？念佛的人是誰？最重要就是打破那個無始無明，禪宗最重要的，就是要打破無始無明，也就是卡到一層深層的執著意識。所以，就要參：念佛的人是誰？本來無可念，也無所念，為什麼我們現在在念佛？所以，這一句話其實就是要檢視你是用什麼心？是用真心？真心無所念，無所不念。還是用妄心？妄心雖然也是能念，但是，變成有能念跟所念，這個變成一種虛妄，不實在的意識型態。拖著死屍的是誰？也就是說：你每天跟著這個色身，我們

每天跟著這個色身在一起；可是，我們有沒有很清楚的認識這個色身？這個色身死了，會爛、會長蟲、會發臭、會流這個屍臭，我們一直這樣執著、貪婪、憤怒、攻擊、傷害、排斥，都存在！那麼，我們參參看，每天拖著這個一定會死的，現在活得等同屍體，我們現在活得等同屍體！為什麼？因為萬法都是敗壞之相。

簡單講：換另外一個角度說，你就明明知道，你這個色身會死，為什麼我們這麼煩惱？我們到底在忙什麼？在苦惱什麼？在貪婪和執著什麼？到底為什麼？好！研究到最後就是無知；探討到最後就是無明。所以，禪宗的每一個公案，都是叫你見性；每一個公案，都是叫你破無始無明。所以，拖著死屍的是誰？你為什麼那麼愛樂這個假相、這個色身？而難割難捨，是為什麼？這個就是苦的來源了，苦！

說：「誰為愛樂」：誰為能生愛樂？也就是；誰愛？誰樂？這個「誰」，跟上面參是一樣的。「如是愛樂用我心目」：「如是」，就是這樣。這樣的愛樂之產生，是用我的心和眼。

又，心有六種：一、叫做肉團心；二、叫做集起心；三、叫做思量心；四、叫做緣慮心；五、叫做堅實心；六、叫做積聚精要心。什麼叫做 1. 肉團心？肉團心，梵文叫做絃栗駄耶，也就是世間所稱的心臟。這個大家都知道，心臟。這個心臟還有學問的，心臟，正常的情況下，心臟跳得愈慢的動物，牠的壽命

就愈長；心臟跳得愈快的動物，牠的壽命就愈短。譬如說：獅子、虎、狼、豹，牠們的壽命，平均大概就是十歲到十二歲，因為心臟跳得很快；心臟跳得很快，也就是它的氧化速度愈快。像老鼠，老鼠牠的心跳的速度就非常的快，牠的壽命週期就非常的短。像大象，牠的心臟，心跳的速度慢，怦怦……烏龜，烏龜牠的心跳就很慢，叫做龜息大法，烏龜可以閉氣的，烏龜可以活到二百多歲，有人捉到那個烏龜，是二百多年前的，上面有刻西元幾年，還捉到！因此，我們還有一點點學問，講到這個心。因此，正常的心跳，人類是七十二下；人類的最高的極限，是一百五十歲。換句話說：人類的壽命的極限，最高最高，不能活超過一百五十歲，這是人類的極限。但是，我們都活不到一半，大部分都活了八十歲，就不錯了，就不錯了！

為什麼我們常常講：要抗氧化，抗氧化？我們這個色身，就是呼吸這個氧氣，氧氣燃燒身體的脂肪，變成把食物轉換成能量，轉換成能量。因此繼續氧化，就繼續燃燒能量，使我們運作正常。但是，如果氧化得太快的時候，他就老化得更快，荷爾蒙它就會失調，荷爾蒙就會失調。所以，不是自然的東西，還是少吃。譬如說：你生理期停了，你吃這個荷爾蒙，她就很容易得癌症！如果說：你的這個身體運作不是很正常，補鈣……他就會結石，因為它不是你本能所產生的一種鈣質。你補鈣，喝了很多，鈣質喝了很多，不一定你的骨質就不會疏鬆。就像喝牛奶一樣，一般人說：喝牛奶會補鈣，骨骼健康，事實上，有時候剛好相反，醫學現在證明，剛好相反！因此，我們要了解，這個肉團心要保

養它，還是需要一點功夫。所以，現在抗氧化的東西很多，抗氧化的東西很多。
是不是？

底下說：心的各種意義當中，唯有這個是物質的，其他皆非物質的。就是肉團心，也就是我們講的心臟。諸位！你知道嗎？大海中曾經捕到的藍鯨，牠的心臟有多大，你知道嗎？鯨魚的心臟大到什麼程度呢？大到像我們一部小轎車，鯨魚的心臟像我們的小轎車，怦怦……鯨魚的血管，鯨魚的血管，動脈，小孩子可以跑進去玩，小朋友可以跑進去玩，有始以來，捉到最重的藍鯨，一百多噸，一百多噸，一百多噸，專吃浮游生物的。

第二、叫做集起心，集起心，也就是所謂的第八意識，佛教講的八識田中。為什麼把第八意識稱為一個「田」字呢？就像你在耕耘，種善的種子，將來你有善的，善因就一定有善果；惡因就一定有惡果；無記因就無記果。也就是第八意識阿賴耶識，我們稱為八識田中，這個比喻實在是太好！這個就是心識的總體，以阿賴耶的性能為能蒐「集」諸業習之種子。諸位！中文是很了不起的，翻譯成經典的，用這個「業」字，實在非常了不起！因此，我們要注意那個，我們常常講：事業，事業，有事，他就一定有業，大事業就是：很大的事就有很大的業，很大的事就有很大的業！說：這個人幹大事業！那就表示這個人業障很重、很辛苦，很辛苦！是不是？當然，對人類也有所貢獻；可是，他疲於奔命，為了賺錢，當然，對社會國家也有所貢獻。

所以，這個業習，尤其是習氣，只要這個習氣一養成，記得！剛開始我們造了習氣，後來，習氣變成我們的主人，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！你一出生成人，你這個胃就不聽話，你的肚子餓，你就一定要吃東西，它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，像手一樣要伸、要縮，沒辦法！胃它就是不管你有沒有東西，它就一直蠕動啊，不自主神經，就一直蠕動啊！對不對？心臟不管你有沒有東西，它就是要跳啊！所以，沒有辦法自主，這個就是我們的業，我們的業。因此，當我們造這個業因的時候，我們一定要很小心！

所以，為什麼稱如來是三業清淨？連習氣都斷。三業這個「業」，第一個「業」字，就是身業、口業、意業；「習」就是慣性意識，慣性意識就是作不了主，作不了主！譬如說：一個人喜歡賭博，他已經培養那個業的習性的時候，他雖然改掉這個賭博，改掉這個賭博；但是，只要一看到人家在賭博，他這個習氣就會顯現，很容易就引誘了！吸毒也是這樣了，吸毒變成一種習性的時候，看到人家吸毒，就會控制不住！所以，什麼在做我們背後的主導？不是上帝；不是天公在替我們作主，是我們的業力、我們的習氣，做我們的主人。我們為什麼要修行呢？就是要用般若智慧剷除業習，照見五蘊皆空，斷除惡業，只存善業；斷除習氣，只留般若智慧。

所以，諸佛菩薩之所以偉大，就是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因為習氣太難斷了！又能生「起」諸現行法，現行，也就是種子起現行，種子會起現行的。諸位！如果這樣講，你還聽不懂，譬如說：我這樣走過去，無緣無故走到你的

旁邊就：啪！一巴掌刮下去，你說：你為什麼打我？這種子，瞋恨心的種子，一下子就顯露出來，種子就馬上起現行！對不對？因為有學佛：師父打我是為我好！清淨心就開始作用了。師父不隨便打人的，給師父打到也是消業障，如是觀照，心生歡喜：來吧！他就會更能接受。觀念稍微改變改變，調整。

所以，萬法唯心所造，這個集起心是很可怕的，這個集起心，它重視的就是你的起心動念，我們的起心動念。我們的起心動念，變成種子的時候，將來就會起現行；現行又會繼續薰種子。就像蠟燭，蠟燭一點的時候是火；火繼續燃燒這個蠟燭，這蠟燭再繼續讓它起這個火，它就是一直循環。我們業會起現行，現行又薰種子，所以，我們六道輪迴就沒有停止過；我們的煩惱也沒有停止過。也不知道說：什麼叫做歇即是菩提？所以，又能生起諸現行法，所以稱為阿賴耶識為集起心。集起心就包括三個角度：集一切善的種子；集一切惡的種子；集一切無記，無記就是：也不能說善跟惡。譬如說：我看這個森林，我也沒有去做壞事，也沒有去幹惡事啊，所以，我喜歡看個森林，那個不能算善，也不能算惡啊！譬如說：我喜歡喝茶，我喜歡喝個茶，我這喝茶，也不是說去幹善事，也不是幹惡事啊，不能論善、惡，叫做無記，叫做無記的種子。無記也會培養一種習慣啊，培養一種習慣，那麼，這個慣性意識一產生的時候，上輩子它就集中在這一輩子，集中在這一輩子，從小它就會顯現。

你看，有的人從小，他看到昆蟲，就會用刀子把牠切成一塊一塊，後來就變什麼？大流氓！電視報導的，殺人不眨眼的，結果從小他就很喜歡殺死動物，他

那個前世的種子、業力牽引過來。有的人一轉世以後，他就很會讀書，像香港有一個九歲讀大學，你有沒有覺得很不可思議？九歲的小朋友，經過測試，他的能力可以念大學，直跳十級，十級！九歲而已喔！所以，如果沒有論這個三世因果，沒辦法解釋的！如果要講上帝：上帝！你為什麼這麼偏心呢？為什麼把一個小朋友，九歲程度可以念到大學？他是念數學系的，四個教授跟他考試，他速度快，快到驚人，連那四個大學的教授就說：他夠資格，夠資格！台灣有一個心算的小朋友，才幾歲而已？八、九歲而已，心算的，旁邊八個教授用計算機跟他比賽，那個數目都是很長的，加減乘除的，這樣子，他一支筆拿起來，那個題目一看的時候，ㄌㄨㄟ……答案出來，那個大學教授還在按計算機，輸他！一個小朋友不到十歲，台灣的，心算實力最高級、最高段，超過那八個教授計算機的速度！

所以，人腦發揮到極處的時候，爆發力是驚人的；但是，人腦在集起惡業的時候，那種殺盜淫妄，力道也很可怕！所以，六道輪迴裡面，人的造因力最強！意思就是說：我們這一輩子，如果不好好的做、好好的修行，下輩子會很慘，因為人的造因力最強！

底下，**第三、思量心**——也就是**第七末那識**，末那識翻譯成中文，叫做**染有我**，染污的染；有沒有的有，染有我。意思就是：有我執還有法執，二種執著。為什麼叫做我執呢？凡夫。為什麼叫法執呢？因為修行人，修行人只要說：我很有修行、我比你行！就著法執。說：我證初果阿羅漢。著初果。說：我證二果

阿羅漢。著二果。所以，佛法就是唯證相應，心知道就好，嘴巴不能一直講、一直執著。為什麼？他會卡在某一種階段裡面。也就是第七末那識，末那識，以末那識之性，這個「性」不是本性。也就是說：末那識；性就是指作用，它的專屬作用性，這個「性」不是指如來藏性。以末那識的專屬的作用功能，做什麼？能為恆審思量。意思就是：二十四個小時都在思量，沒有停止的執著，所以，最困難修行的就是這個，微細的執著。

第四、叫做緣慮心——又稱慮知心、了別心，也就是前六識，以前六識之性能為能攀緣前塵，能攀緣前塵。並起思慮而了別之。在這裡我們一定要很清楚的，思量心是微細的；緣慮心是對境起來的，所以，它比較粗。換句話說：緣慮心就是粗糙的思惟；思慮心就是更微細的思惟、更微細的執著。

第五、堅實心——堅實心，也就是自性清淨心，也就是如來藏心，以其他各種心皆是生滅無常敗壞之法，諸位！你不要看到無常敗壞之法，就認為不好，諸位要很清楚，為什麼要講生滅無常敗壞之法？佛講這一句，是告訴我們：萬法執著不得。但是，話講回來，如果沒有生滅無常，諸位！我們沒有水果吃，你聽得懂嗎？我們沒有水果吃，為什麼？水果長出來，為什麼？常，常就一直維持原狀啊；人也不會長大，常，就永遠那麼小，出世的時候那麼一點點，都不會長大，因為沒有生滅無常的轉換，他就一點點而已啊！所以，無常在聖人的角度，它是美的，很漂亮的東西。知道嗎？它是很美的東西，因為它會作用，作用就是無常了！是不是？沒有無常，我們怎麼作用呢？所以，佛陀講生滅無

常，是叫你破除執著；而對聖人講諸行無常，是告訴你：要起清淨心的作用，清淨心也是無常。是不是？沒有無常，你怎麼作用呢？

佛陀講經說法，聲音是不是無常？是的！佛陀的心靈呢？是如如不動。是不是？佛陀的心，是大般若智慧如如不動，他可以起作用，可以講經說法，講經說法是生滅，生滅即於生滅，就是不生不滅的心性；不生不滅的心性，可以作用在生滅的無常法裡面。這樣知道嗎？所以，沒有無常，我們變成沒有水果吃、沒有飯吃，稻子種不起來；水果不會成熟；人也不會變漂亮啊！對不對？出生時那麼一丁點，過了再久還是一點點，因為長不大啊，吃了再多，他也不會長大，因為沒有無常啊！所以，因此我們要知道，無常就是轉變、轉化的意思。所以，因此學佛的人，就是在轉化生滅的無常裡面，去找到那個美，真、善、美的東西。

因此，我們要了解，真正一個悟道的人，所有的法，統統叫做享受；所有的法，統統叫做解脫；所有的法，統統叫做覺知，二六時中，沒有一種東西，可以干礙一個大修行人，就算今天他要死亡，他也了解說：朝聞道，夕死可以，反正人死後，就是一堆骨頭嘛！是不是？好！舉一個例子來講：師媽往生前，我都沒有夢過她；她往生以後，我到現在為止夢過五次，見到她五次。就以師媽這個例子來講，好！師媽活幾歲？活八十八歲，是不是？活八十八歲；佛陀只有活幾歲？佛八十歲，那你頂禮佛陀，還是頂禮阿嬤呢？壽命是看長還是看短的

嗎？不是的！知道嗎？岳飛活三十幾歲；耶穌基督也是活三十幾歲而已喔，耶穌基督！

所以，師父重複的講：生命要活出意義出來，而不是活在有錢之下；不是酒錢喔，是有錢。生命不是活在有錢，是活出意義。生命活出意義是什麼呢？就是覺悟；就是明心；就是見性。所以，記得師父的話：也就是這一輩子，你能利益多少眾生，你就要全部都發光、發熱，我們的生命是陽光的。但是，我們為什麼這樣講呢？因為所有的理想，背後都有黑暗的一面；所有的夢想，背後都有黑暗的一面。

這樣講你聽不懂，我舉一個例子，譬如說：你很想環遊世界，去坐什麼？坐到鐵達尼號，坐到鐵達尼號。鐵達尼號從英國出發，到美國，還是初航。什麼叫做鐵達尼？就是永遠不沉沒，叫做鐵達尼。結果去撞到冰山，太有自信了，去撞到冰山，死了多少人？死了一千多人，一千多人！他們帶著夢想，從歐洲出航要到美國，初次就發生船難，鐵達尼號，拍成電影，這個大家都知道。所以，所有的夢想，背後都有黑暗的一面，黑暗就是死亡啊！

也就是說：在這個世間裡面，你任何的享受，都必須付出代價，這就是世間。所以，欲望愈淡泊的人，他就過得愈踏實。他不須要煩惱這個；不須要驚恐這個；不須要害怕這個。為什麼？他沒有任何的欲望。這個鐵達尼號還不是最嚴重的，最嚴重的海上的，是哪一次呢？是菲律賓，菲律賓有一艘客船，客船，

叫做郵輪，很大的船！結果他們超載；因為菲律賓現在比台灣窮，以前二、三十年前，菲律賓生活比台灣好。好！他們在鄉下，在一個大港裡面，集中了很多鄉下來的尋夢人，四千人，那一艘船只能坐二千，擠到四千人，擠到一個小小的房間完全動彈不得，沒有衛生可言！好！這一艘船就從這個鄉下的港口開出來，在大海裡面碰到什麼？碰到一艘裝滿油管的油輪，那個油輪是幾十萬噸的原油，你看過那種船嗎？譬如說：去中東，運這個油過來，船上有很多的油管，知道嗎？整艘船裡面，有幾十萬噸喔，那一艘船過來，可以給高雄市用七天的油，七天，一艘油！好！就在海面行駛的時候，一個載滿了四千人——菲律賓鄉下充滿尋夢的人；一艘是什麼？一艘是裝滿汽油的，結果在海上怎麼樣？失控相撞，燃燒起火，死了多少人？應該講只剩下活了……沒有被石油燒死的，只剩下二十七人。換句話說：這個是歷史上，有史以來最慘的，死了3973人，3973人，就是活生生的在海上，沒有什麼救生艇，旁邊也沒有什麼小島，統統沒有！就是活生生的在船上燒死，無處可逃啊，跳下去就是大海啊！救生艇來不及。

所以，所有的夢想，背後都有黑暗的一面；所有的幻想，都必須經過殘酷的覺醒。也就是說：對這個世間知足常樂，能夠活多少、活多長，你有多少錢，就發揮多少的能力。所以，最重要的是我們的愛心、我們的慈悲心，這個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在金錢。底下，說：以其他各種心皆是生滅無常敗壞之法，唯有此心究竟不生不滅，所以是堅實之法。

第六、積聚精要心——也就是積聚諸經要義之法要、或者是經典，譬如說《般若心經》。如此看來，阿難所用的心，到底是那一種心呢？所以禪者行禪須善了自種種的心，我們要發堅固的實相心，叫做堅實心。以及一切世間種種心。世間一切種種心，當然都是妄心；那麼，對大悟的人來講，就是智慧心。所以，雖然我們是這個臭皮囊；但是，學佛的人要更加珍惜，讓我們的生命發光、發熱，活出意義，為全人類而活；為了報效、回饋整個社會而活；為了國家、為了民族而活；為了全人類而活，這樣活出意義、活出真正的生命！

「故我發心願捨生死」：願捨生死之志願是不錯，不過阿難不知這個「見相生愛」之心，正是生死之本！

{義貫}「阿難，我今問汝：當汝」最初「發心」出家，是「緣於如來」的「三十二相」，那時，你是以（「將」）「何」而能有「所見？」意思是說：（你是用甚麼來見的？）又，你在見了之後，「誰為」能生「愛」與「樂」者？「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」我「如是」之「愛樂」的產生，是「用我」的「心」還有「目：心與目。由」於用我的「目」而得「觀見如來勝」妙之「相」，因此我「心」才「生」出「愛樂」；由此之「故我」即「發心願捨」棄「生死」，而從佛學道。

134頁，{詮論}這一節最主要的，就是在問一個「誰？」這是一切參究中最深最難的課題之一。因為佛法不是符號、不是觀念，落入一個我執，符號、觀

念就會產生。這個「誰」，就是「能所」的「能」。又，在此節中，阿難過在何處？阿難錯將肉眼當作是「能見者」，而將愛樂的心當作真是他的心，而不知那是緣於外塵的六識妄心；而一切眾生都是如此，一切眾生都是如此。所以，諸法如幻的意思是說：你不要被境界牽著走，那不是實在的，眾生愛得死去活來，大悟的人一看，就是一堆骨灰啊！

所以，要讓凡夫擁有真心很困難；要讓聖人打妄想也很困難，他一眼就可以看到究竟了，就是骨灰啊！如果有一隻清淨的蟲，把牠放到我們皮膚底下，這個名字叫做清淨的蟲，叫做「身體七日遊」，「身體七日遊」；我們平常不是說：哪裡有七日遊嗎？譬如說：一隻清淨的蟲，很愛乾淨的蟲，把牠鑽進去皮膚，讓牠遨遊我們身體七天七夜；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啦，給你身體七日遊。好！鑽進去身體以後，不到二十秒就會鑽出來，好臭好臭！牠跑到心臟，還好，不錯呢；要跑到大便、小腸、大腸、直腸，對不對？再接著就是糞便，那個蟲遊到那個大便、小腸、大腸，這每一個都存在啊，這個都事實啊！用一隻清淨的蟲，去遨遊我們的身體，我告訴你：牠會放棄旅費的，如果四萬的話，牠玩一天，牠就會趕快跑出來，其他三萬五統統放棄，一日一夜都受不了！

意思是說：我們一直貪愛這個不清淨的色身，就是六識妄心，而我們在虛妄的世間裡面，而自己不知道。阿難又更進一步，欲以此虛妄緣塵愛樂之心要求無上菩提，則更是錯上加錯。所以，什麼叫做眾生？眾生就是妄上加妄，你只要在妄中放下，就真；你只要在妄上去追求，要追求聖、追求凡；追求迷、追求

悟，統統是妄上加妄！生命本來就是妄，你只要輕輕鬆鬆的放下，就見性！所以，禪宗有一句話：大悟之人，生擒活捉，不費吹灰之力。生擒，生擒這個煩惱、活捉這個煩惱，不費吹灰之力。為什麼？就放下。《法華經》那一句話：諸法從本來，常自寂滅相。諸法從本以來、無量劫來，常自寂滅相，它本來就空。

所以，有一個居士跑來，問說：請問師父！什麼叫做涅槃？我說：現在就是啊，現在就是涅槃啊！他說：我怎麼沒有看到？我說：你自己沒有看到，也沒人阻止你啊！他說：現在就是？是啊！悟道的人是啊，不悟道的人不是。現在就是啊，就回歸當下，難道現在不是涅槃嗎？諸法本來空寂，所有心性不是顯露嗎？對不對？他說：師父！那什麼是有為法？我說：就是無為法囉！那什麼叫無為法？就是有為法。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即於生滅，就是不生不滅的心性，萬法當體即空，心性就顯。你只要不多一層執著，就是本來面目；我們為什麼見不了本來面目？所有的思想、語言，都加一個我執，當然見不到本來面目。

底下，又，在此節中，除了「誰」這個問題外，同時佛還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，就是：「能見、能愛」。這個「見、愛」兩個字最為吃緊；因為所見，故有所愛；諸位！見愛是什麼？見愛是生死的根本，見什麼愛什麼；見什麼貪什麼。修行人也是一樣，見這個貪這個，見這個法門，攻擊另外一個法門，這個都是見愛之見。什麼叫做大修行人？大修行人就是：我修我的念佛，用我的般若智

慧念我的佛，這一句佛就是絕對；其他，其他八大宗派，給予祝福、給予期盼、給予希望；乃至其他的宗教：回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，給予尊重，這個才是真正修行人。修行人沒有說：我念這個阿彌陀佛真的是很好，然後，別人不跟著我這樣做，變成不跟我同道，不理人家、不尊重人家，有種種的不禮貌的地方，那麼，我們變成束縛。

本來念佛是一件好事，念佛可以解脫；我們念了佛，變成把它尊為唯一，貶低了其他，不懂得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的道理，不懂這個道理，所以，就變成說：別人不念佛，就認為人家業障很重；看法跟我們不一樣，就認為說別人不可能成就，末法時期，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，實在是淨土法門最殊勝。是沒有錯啊，這個是要有緣的眾生是這樣子的，宿世有善根、有因緣的，那麼，對於別人看法不同的，給予尊重。對不對？給予讚歎，給人家希望，給人家鼓勵。我們念佛，同時歇即是菩提，八大宗派，一律尊重，這個才是真正懂得佛的心的人，懂得佛的心就是有禪，有禪，他就懂得互相體諒，不會說自己很高傲，自己很行，輕視別人。

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講：凡是自己覺得很行，說別人比不上他，智者名為束縛，這個就是束縛。所以，動念即乖，動到自己很行，就是不行；動到我慢，這個人就是不行！因此，答案就是：念我們的佛就好，以沒有分別心，尊重各宗各派，乃至其他的宗教。在座諸位！有禪的人，他很了不起，為什麼？他就有佛的心。舉一個例子來講，舉一個例子來講：有禪的心，譬如說：我懂得佛的心，

今天在這裡講得口沫橫飛，身心疲勞，下課以後，你們統統跑去信基督教、天主教；假設說啦，還是合掌啊、歡喜，你高興就好，要不然怎麼辦呢？是不是？我才不會說：你是叛徒，要把你捉起來槍斃！不會的，你的因緣就是如此嘛！對不對？要不然怎麼辦呢？

所以，有禪的人，就懂得體悟到佛的心；體悟到佛的心，就能夠包容。而且這些現象界，這些現象，不是我們今天才發生，佛在世，它就發生，佛陀在世，它就發生。佛在世，你看喔，佛在世的時候，跟著佛陀出家，因為經教不是很通，後來罷道；罷道就是還俗，比丘、比丘尼也有罷道還俗，跟著什麼？跟著外道跑！佛陀當時在世的時候，就有罷道還俗，跟著外道。佛呢！我們二千五百年，對這個聖人中的大聖人的佛，無比的崇敬、無比的讚歎佛的智慧、慈悲；而佛當時在世的時候，跟著佛出家，又跑去跟外道，你不覺得很不可思議嗎？所以，平常心，平常心。簡單講：什麼就是禪？這個世間發生任何事情，都跟他的本性沒有關係，本性沒有能所嘛！知道嗎？他就把他的心靈提高到最高點，他每一時一刻，都在享受生命。

底下，說：這「見、愛」二個字最為吃緊，因為所見，故有所愛；然有「所見」以及「所愛」，皆因有「能見」以及「能愛」；「能見能愛」是主，「所見所愛」是客；「能見能愛」是因，「所見所愛」是果；「能見能愛」是妄識，「所見所愛」是妄塵，如果了知能見所見、能愛所愛俱是虛妄，則見人法空，不復輪轉，然要究竟離一切見愛相，離一切能所相，則須了達一切法本如來藏妙真

如性。是故本經一開始，如來即直指一切問題的核心，開門見山地直徵一切眾生無始的生死根本——「見愛」與「能所」，俾令利根者當下了得。「了得」就是體悟。

經文：「佛告阿難：『如汝所說，真所愛樂因於心目，若不識知心目所在，則不能得降伏塵勞。譬如國王為賊所侵，發兵討除，是兵要當知賊所在。使汝流轉，心目為咎，吾今問汝：唯心與目，今何所在？』」【註釋】「塵勞」：也就是煩惱的別名；為攀緣、取著六塵境界，令心勞動不堪，所以稱為塵勞；意思就是說：欲望愈重的人愈辛苦；財色名食睡愈多的人愈疲勞！為什麼？這個叫做塵勞，這個叫做塵勞。若心不隨塵而勞動，則心自息矣；心息則妄想不生，妄想不生則正智現前，正智現前則得照見自心的心相與心性，注意！照見心相屬生滅；心性屬如如不動，如如不動，即如如不動，即見生滅。換句話說：心相是心性所影現出來的假相。所以，心性見到了，心相剎那生滅，知道此不可著，即見性！性相本一如，何來住無住？就是這個道理！

你聽過性相一如嗎？為什麼？相空，性也是空，難道不是性相一如嗎？照見自心即返本，得本起因地，如來密因矣。所以，照見自心，你就回歸到了本來的面目，得本起因地，如來密因。所以，如來密因就是什麼？就是明心見性。是故祖師直指之法勸云：「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」，喘本來就是呼吸急促，在這裡表示一點煩惱都沒有，一點煩惱都沒有。外息諸緣，內心一點罣礙、一點煩

惱都沒有。諸位！這樣的日子是何等的逍遙、何等的快樂，何等的快樂！斯可入道，誠如是也。

「譬如國王為賊所侵」：「國王」就比喻本覺真性，「賊」比喻說六賊，比喻說六識妄心。眾生的本覺真性、為六識妄心之所蒙蔽、污染，就是染污，侵害，因而其力用不彰，如來藏性顯現不出來，整個心為妄識所據；「據」就是佔據，據地為王。所以，我們意識強大，我們本性忘了，我們拼了老命，也要發揮貪瞋癡；而佛陀的心性，展現戒定慧，對治貪瞋癡。譬如國中盜賊蠡起，這個「蠡」就是蜜蜂的「蜂」，蜜蜂的「蜂」。諸賊控制地方，乃至挾制，這個有二個音都對，我查過詞彙，音挾 ㄒ一ㄝˇ 持也對，挾 ㄒ一ㄚˇ 持也對，這二個音都是可以念的。乃至挾制國王，威逼朝廷，以致全國山河板蕩；一切眾生的生死亦復如是，眾生心中，六賊蠡起，如蜜蜂一般的而起。是不是？六識妄心控制整個內心，乃至挾制顛覆本有真性，以致眾生迷失真性，整個心中板蕩不安，無始以來浪跡三界，我們常常講：浪跡天涯，浪跡天涯，流浪就是很辛苦了！皆因自心無主，為賊所據故。所以，我們現在，是賊在我們的心中？還是我們的主人呢？作得了主？所以，明心見性有什麼好呢？完全作得了主，他的心就是主人。一般眾生呢？一般眾生，他的心被賊所佔據了！為什麼？都是起妄識、妄心、妄執，虛妄的痛苦。

「使汝流轉，心目為咎」：「咎」，就是過錯。「唯心與目」：「唯」，就是發語詞，無意義。「今何所在」：也就是今在何處所？

{義貫} 「佛告阿難：」若「如汝所說：」我「真」正「所」能產生「愛樂」者，為「因於」我的「心」與「目」；然而你「若不」能「識」別了「知」你的「心」與「目所在」之處，「則不能得」以「降伏」因取「塵」而「勞」動不安的煩惱心。「譬如」一國之「國王」也就是（心王），「為」盜「賊」（六賊）之「所侵」擾，若此國王欲「發兵」聲「討除」滅賊人，這些（「是」）官「兵」必「要」應「當知」道「賊」之「所在」，才能討伐他。同樣的，「使汝」無始來生死「流轉」的，實是你所說的「心」跟「目」所「為」的過「咎」，此心與目實為如賊，（此心為賊首，此目為爪牙）。「吾今問汝：唯心與目，今何所在？」意思是說：（你那個心跟你那個眼睛，現在哪裏呢？）。要找出那個根源。

{詮論} 「唯心與目，今何所在？」這是第一次「徵心」（「徵」就是徵求、詢問之義），也就是「找心」，看心在哪裏。「徵心」之所以重要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佛法的修行主要在修心，**禪宗有一句話：解縛從心，無關他處**。解就是解脫那個解；縛就是綑綁、綑住那個縛，解縛從心，無關他處。這一句話特別的重要！為什麼特重要呢？你要解脫跟束縛，完全就是看你這一顆心，解縛從心；跟從的從。解脫是從這一顆心解脫；束縛也是從這一顆心束縛，無關他處，跟其他地方沒關係，當然我們就是要找……修行要找到關鍵嘛，省時又省力嘛！對不對？事半功倍嘛！

修行當然要找那個最快的啊，最快就是心放下，就最快了！最快就是了知萬法都是虛妄的了！是不是？對這個世間假相，不存任何的幻想；不存任何的夢想；也不必抱有任何的理想，放下就是。你也可以抱有幻想；你也可以抱有理想；也可以有夢想。為什麼？真不壞假，有了真心，我也可以夢想；有了真心，我也可以幻想，因為你知道所有的夢想、幻想、理想，都是妄想，真心就顯現了！所以大悟，大悟不必出國，也很快樂；出國也很快樂，任何時間、空間，都很快樂、很幸福、很知足。為什麼？他達到常樂我淨，究竟的解脫的心境了，他哪裡不快樂呢？

所以，也就是「找心」，看心在哪裡？所以，徵心是很重要的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佛法的修行，主要是在修心。所以連心在何處都不知道，怎麼修呢？是故徵心就是明心的第一步，且須先明心，而後方能見不生滅的本性。見性就是見到不生不滅的本性。

經文：[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，一切世間十種異生，同將識心居在身內；縱觀如來，青蓮華眼亦在佛面。我今觀此浮根四塵，祇在我面。如是，識心實居身內。」]138頁，{註釋}「一切世間」：世間有兩種：一、有情世間，為六凡眾生所居；二、正覺世間，為四聖所現（四聖為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、佛乘）。聲聞是修四諦而成就的；緣覺是修十二因緣而成就的；菩薩是修六度而成就的；那麼，佛就是自利利他，覺行圓滿。「十種異生」：十種異生，也就是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、有色、有想、非有色、非無色、非有想、非無

想，這個我們在《金剛經》都講過了。即於本經下文所說的十二類生中，除去了無色、無想兩種。因為無色界天的眾生，空散銷沉，而無想天則心有如土木金石，此十種眾生，其生存之狀態、業報形體各異，所以稱為「異生」。

「同將識心居在身內」：「將」，就是把。「居」，就是安置。此言，世間所有一切眾生，只要是有心的，大家都一樣，把心放在身中，不獨我阿難為然。

「縱觀如來青蓮華眼，亦在佛面」：「縱」，就是縱使。「青蓮華眼」，佛眼修廣，猶如青蓮花，又，青蓮花最為高貴稀有，故以為喻喻就是（修，長）。此言，連聖人的眼睛都在臉上，更何況我們凡夫眾生的眼，當然是在臉上囉。

「浮根四塵」：「浮根」，為浮塵根之略，蓋佛法中，眼根有兩種：一、浮塵根，又稱為扶塵根，直接與外塵接觸，所以稱為浮塵，浮在外面的。是不是？直接與外塵所接觸的，就像我們的肉眼，就是俗稱的眼球以及視神經、視網膜等等，此等為由色、香、味、觸四塵構成。二、勝義根，此為由清淨四大所構成，非天眼以及聖眼則不能得之。

{義貫} 「阿難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世間」的「十種異生」有情，都「同」樣「將」他們的「識心居」置「在」其「身」體「內」；至於眼睛的所在，「縱」使我們「觀」看神聖清淨的「如來」，其最高貴的如「青蓮華」之「眼，也」是「在佛面」之上，更何況是我們凡夫眾生——由此凡聖二者之例證，因此「我

今觀」察我「此」眼睛的「浮」塵「根四塵，祇在我」的「面」上，更無別處；
「如是」由上證推知，我的「識心，實」是「居」處在我的「身內」。

{詮論} 在此，為何阿難不乾脆直接了當地回答說：「世尊，我的心就在身內，而我的眼就在面上呢。」不就得了？為甚麼這樣東說西說、扯來扯去，豈不囉嗦？殊不知這就是依於印度因明學因明學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理則學，或者叫做邏輯學；因明學，因明學的正式論辯之形式。因明學（印度古典邏輯辨證學）裡面規定論辯必須具「三支」或者是「五分論」。什麼叫做「三支」？就是：宗、因、喻。你立一個宗，「宗」就是宗旨；因，你是站在什麼角度說，還必須說一個比喻，讓人家心服口服；加強你的宗跟因，所以，又必須要用一個比喻。「宗」就是立論，「因」就是證據，依據什麼？「喻」就是用這個舉例，或者是比喻。

因此一個成功的論說，不能只有立論（現代西洋邏輯稱為「前題」），而無證據，否則便成為強辯，那是立不住的，立不住腳的。若立論站不住腳，便輸了，叫做（「墮負」）。輸了叫做墮，以前的名詞叫做墮負，現在叫做輸了。我們現在很多的名詞都聽不懂的，你看那個電視、新聞，很多用的那個名詞，我們這一代的都聽不懂，因為他們現在有現在年輕人的一套。這種論辯的成規（遊戲規則），在印度不僅是世俗的學術以及外道，連佛法中也是一樣。因此，阿難在這段經文中的那一些話，既不是廢話、題外話，反而是正式論辯中所必要

的架構。這與我們中國的經史子集中的論辯方式，大異其趣，這是讀者所應知的。我們現在來看阿難的這段論辯。

如前所說，如果阿難平鋪直敘、直淌淌地只說：「**淌淌**」就是流露出來，直接的流露出來，叫做淌淌，直淌淌地只說：「**我的心在身中，我的眼在面上。**」這樣的立論便沒有證據支持(Support)，因此此「**宗**」便「**不得立**」；換言之，這不是在「**立一個宗**」(設立一個命題)，而只是一個陳述而已。阿難如果講：我的心在身中，我的眼在面上。這沒有力量！阿難如何將這個「**陳述**」(Statement)，變成一個有「**因**」可證的「**宗**」呢？首先，他舉一切世間的十類異生為證，因為這個證據所涵蓋的範圍，已包括了幾乎所有「**有心識**」的眾生，所以，阿難其實是代眾生問的，代眾生來跟佛陀對答。除了無色界天與無想天眾生外，已無遺漏，因此是非常有力的證據；一切世間的眾生既皆如是：「**把心放在身內**」，而我阿難為眾生之一，豈得例外？因此我的心自然也是在我的身中。這樣的立論、證據，在一般世學當中，可以說是幾乎是駁不倒的了。

其次，阿難說眼在面上，不舉他證，而舉如來的青蓮華眼為證，這是有目共見的，不可能有錯的；而且神聖如佛的眼，佛眼既在面上，凡俗如我者，更不會不同！這是用的「**以聖例凡**」的技巧。又，阿難想，如果要駁斥這一點，如來您老人家可先得推翻我的證據：否定您老人家的眼睛不在您臉上——那您可就輸定了！

再者，阿難在此段論辯中，還用了一個技巧，那就是：先舉證，後立論，這樣令原本可能很平板的立論，變成了生動有力，而且順理成章。

又，阿難在此段論辯中的舉證就是（因），為何於「心識」一項舉一切凡夫為證？這力道就更大，一切眾生都這樣啊，不只是我阿難啊！而於「目」上，卻舉如來為證？力道多大！世尊！您的眼睛也在您的臉上啊！這也是阿難的技巧：因為阿難既仍在凡夫數中，故其心識之所在，理應同於一切眾生，且既仍在凡位，便不能確知聖人的心究竟如何，故不敢妄擬（亂猜），所以，在這一項當中，「以凡證凡」是穩紮穩打、穩贏的。至於眼睛的所在，既然凡聖同然，有目共見，就不妨舉「高價位」的證據，就以佛陀為證據了。這樣一來有力，二來如果世尊要反駁，只有自討沒趣，所以這是阿難「雙贏」的盤算。可是，碰到了高手佛陀！

復次，以正理而言，阿難在此所犯的過錯何在？也就是所謂「妄計」。尤其是「計心在身內」，更是一切妄計的根本，由計心在身內，於是有內外之隔；一有內外，便有自他；自他一成，四相皆立；四相成立，輪轉不息。所以要破四相（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），首先要破我相；要破我相，須先破「計心在身內」，所以，我們牢執這個肉身為自我，我們自私、貪婪，縱驕自己，慣壞了自我，培養了無數的習慣性，而不自覺知。所以，「計心在身內」之相——如果解心非在身內、則身心渙然解脫。

心在身內就是有一個我執，意思就是：如果你這個「我」的執著統統放下，能夠了悟一切法無我，就徹底解決了，一切法無我了。是不是？好！我們就休息一下。

(中間休息)

142頁，經文：「佛告阿難：『汝今現坐如來講堂，觀祇陀林今何所在？』
「世尊，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；今祇陀林實在堂外。」
「阿難，汝今堂中先何所見？」
「世尊，我在堂中先見如來，次觀大眾，如是外望，方矚林園。」
「阿難，汝矚林園，因何有見？」
「世尊，此大講堂戶牖開豁，故我在堂得遠瞻見。」」]

{註釋} 「此大重閣清淨講堂」：祇桓精舍在佛世時有七層。東晉法顯法師與唐玄奘大師去印度的時候，仍見其遺跡，現則無存。「矚」：就是看。「戶牖開豁」：「戶」，就是門。「牖」，就是窗。「豁」，就是通。

{義貫} 「佛告阿難：汝今現坐」在「如來」的「講堂」中，你「觀」看一下「祇陀林」現「今何所在？」阿難回答說：「世尊，此大重閣清淨講堂」是「在給孤」獨「園」中，而「今祇陀林實在」講「堂」之「外。」佛說：「阿難，汝今」人在講「堂中」，張眼一看，最先看到的是甚麼？就是（「先何所見？」）阿難回答：「世尊，我」現「在」講「堂中」，張開眼睛一看，首「先見」到

的是「如來，」其「次」再「觀」見「大眾；如是」次第「外望，方」可「矚」望到祇陀「林園。」世尊道：「阿難，」當「汝」想「矚」望祇陀「林園」時，你「因何」而能「有」所「見？」意思是說：（你怎麼能看得到？）阿難答：「世尊，此大講堂」的門「戶」窗「牖」都很「開豁」通徹，沒有甚麼遮障，「所以我」人雖然「在」講「堂」內，但亦「得遠」遠「瞻見」室外，沒有困難。

經文：「爾時世尊在大眾中，舒金色臂摩阿難頂，告示阿難及諸大眾：『有三摩提，名大佛頂首楞嚴王，具足萬行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。汝今諦聽。』阿難頂禮，伏受慈旨。」

{詮論} 這一段經文，已經依據圓瑛老法師之見，而移到前面去了。圓老說這樣才不致令前後兩段經文的問答不相應，隔礙開來，而且令經文的組織亦較暢順。又，本段經文，在內容上看來，非常非常重要，因為它是宣示本經一經最重要的主題，因此若移到前面去，因為是在論辨開始之前，所以若藉西洋修辭學的名詞來說，則此段經文在那裏變成很重要的，類似中國古文修辭學當中「起承轉合」的「起」文，起承轉合。是故以文章效果來看非常好，以義理的組織、結構、與發揮也非常好。圓老，圓瑛老法師在其《講義》當中說：以前的諸賢，未必沒有看到這一點，但由於尊經，尊敬經典的緣故，明知是抄寫之誤，仍然不移動，而「余不避彌天大罪，祇求經義文意之貫串，而知我、罪我，一任其具眼者之品評也。」敝人一向也不贊同改動佛經，然此段經文，衡諸各方，「衡」

就是考量，衡量、考量。衡諸各方面，實在是十分贊同圓老之見，故亦隨其移動。然而圓瑛老法師在此段仍存原文，並科為「仍存原文」，以存其原貌。此中得失功過若何，達者請詳。

經文：[佛告阿難：「如汝所言：身在講堂，戶牖開豁，遠矚林園。亦有眾生在此堂中，不見如來，見堂外者？」阿難答言：「世尊，在堂不見如來，能見林泉，無有是處。」「阿難，汝亦如是。」]

146頁，{註釋}「無有是處」：「是」，就是對。這個就是說：那是不對的，那是不可能對的。

{義貫}「佛告阿難：如汝」剛才「所言」一點也不錯：雖然「身」是「在講堂」中，但因講堂的「戶牖開豁」通徹，故在室內即能「遠矚」祇陀「林園。」然而是否「亦有眾生」，其身明明「在此堂中」，卻「不」能「見」到同在講堂中的「如來，」而他反倒能「見」到「堂外」的林園「者」否？（也就是說，不能見近，卻能見遠？）哪有這種道理？是不是？近都不見，哪能看遠呢？「阿難答言：世尊，」若有人身「在堂」上，「不」能看「見如來」，卻「能見」到堂外遠處的「林泉」，則「無有是處。」（那是不對的。）佛說：那麼，「阿難，汝」先前之立論「亦」復「如是」無有是處。是不可能對的。

{詮論} 佛在此所用的辯證之法，為將「講堂」比作一個人的「身」體，而將「人」比作是「心」：也就是「心在身中」，猶如「人在堂中」。既然人在堂中，近則能見堂中諸人；遠則能見外之林園，則「心在身中」也應如是：近能自見身內的腑臟；遠則能見外面景象。若說「心在身中」，卻近不能見自身內腑，而僅能見外面景物，即如同人在堂內不能見同堂之人，卻能見外面的風景一樣，這是講不通的。

經文：[「汝之心靈一切明了，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，爾時先合了知內身。頗有眾生先見身中，後觀外物？縱不能見心、肝、脾、胃；爪生、髮長、筋轉、脈搖，誠合明了——如何不知？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？」]

{註釋} 「汝之心靈」：這個「靈」不是指靈魂，而是靈明、靈知、靈巧的意思，蓋吾人之心，靈明不昧，能覺了、知覺一切，無有邊畔，際限，故稱此心為靈。「若汝現前所明了心」：「現前」，就是當前。「所明了心」，所能明了一切的心，也就是，能明了覺知一切的心。「爾時」：這裏作此時之義。「先合了知」：「合」，就是應該。說：「頗有眾生」：「頗有」，可有？「先見身中」：先自見身中的腑臟。「後觀外物」：然後才去看外面的景物？「縱不能見心、肝、脾、胃」：因為這些腑臟離心太近而看不到。眼睛的功能，太近的看不到，（譬如說眼睫毛因為太近所以眼睛看不到眼睫毛），太遠的也看不到。「爪生、髮長、筋轉、脈搖、誠合明了」：「爪」，就是指甲。既然離心太近的腑臟看不見，那麼離心不近不遠的一些生理現象，像指甲的生長、頭髮

長長了、筋在扭轉、血脈或氣脈在搖動，這些現象。「誠」，就是實在。「合」，就是應該，應該能夠看得很明白才對。「如何不知」：為甚麼連這一些自身的事都不能自知呢？都不能知見呢？「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」：「必」，就是必然，決定了。「內知」，就是倒裝語，也就是知內了。此言，既然決定不能知見自內身之情，自內身之情，既然決定不能知見自內身之情，為何能知見身外之物呢？所以，必不內知，云何知外？意思就是：用我們現在直接了當的語言就是說：連裡面都不知道，哪裡可能知道外面？是不是？

{義貫} 「汝之」常住之「心」實「靈」明不昧，實「靈」明不昧，於「一切」皆能「明了。」然而「若汝現」時當「前所」能「明了」一切的「心，實」是居「在」你「身內」的話，「爾時」即「先合」覺「了知」見你自己的「內身」。然而「頗有眾生」在看東西時，是「先見」自「身中」的腑臟，然「後」方「觀」見身「外」之「物」的？再說，你的心實居身內，那麼「縱」使你「不能」近「見」你自己的「心、肝、脾、胃」等腑臟，因太近見不到，則離心不近不遠的「爪」甲之「生」、毛「髮」之「長」、「筋」之扭「轉」、「脈」之動「搖」，這些現象「誠合明」見覺「了」——然而「如何」你連這些現象也「不」能「知」見呢？既然說心是居在心內，但它又「必」定「不」能「內」自「知」見身內物，「云何」又說它能「知」見身「外」之物呢？

翻過來，{詮論} 此段中，如來所用的論證主要的是：心跟眼的知見，應該是由近而遠，由內而外；沒有說不能見近而能見遠、不能見內而能見外；因此，

心若在身內，又不能了知身內之物，則可見心不是真的在身內，則可以證明說「心在身內」是不對的，因此，結論：「心在身內」這個命題不得成立(Invalid)。

經文：[「是故應知：汝言『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』，無有是處。」]

{義貫} 「是故」你「應知」道，「汝言『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』」這個立論是「無有是處」，是不得成立的。

{詮論} 到此，第一處徵心完畢，如來破除阿難「計心在身內」之迷執。然而讀者須知，這個妄計並非真正是阿難的——阿難只是大權示現的，為利益化導無量有情故，作如是示現。方知聖人境界不可思議，非凡情凡智可及。

復次須知，此「心在身內」之見，實為一切眾生虛妄計著者，計著中最为普通，就是每一個人都認為心在身內。也是對一切有情為害最深：由於眾生計著心在身內，是故其心自無始來，即為其身所禁錮，心在身內，所以，每一個人都執著這個我執，牢不可破，堅固妄想，色身就是堅固妄想。身即有如心之牢獄一般。換言之，眾生自無始以來，之所以心不得解脫者，也就是由於自禁其心於四大五蘊身中，猶且貪愛不捨，是故累劫以來，雖一再捨身得身，生生不斷，唯不能脫於如是自身牢獄之禁錮。

諸位！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那一句話，就是修行最重要的根本！是哪句話呢？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想要脫離一切痛苦嗎？很簡單！照見五蘊皆空，就是把這個色身看得破、放得下，知道此是必壞；此是不淨；此是生滅；此是無常的色身，生命是很脆弱的，一下不小心，命就沒有，命喪黃泉！是不是？所以，我們知道生命的脆弱，我們更應當積極利益眾生。所以，有的人說佛教是消極，那是不對的，佛教是很積極的面對生老病死的問題。說佛教是迷信，更是錯誤！佛教一點都不迷信，他是大智慧的相信。

若欲脫此禁錮，則首須去除「心在身內」的顛倒想，如是庶幾解縛有望。

修行就這麼簡單了；也這麼難了，是誰先把這個身心看破、放下，這個人修行就成功！所以，廣欽老和尚那一句話，說：不要管這個身體變成圓的還是扁的，不要管它，放下就是了！但是，師父的觀念說：廣欽老和尚是勸人家了解五蘊皆空；但是，師父現在勉勵大家就是說：健康還是很重要的，不管它是圓的是扁的，就是要健康，圓滾滾的、扁的，都沒關係，就是要健康！你要健康，才有一切，才能享用一切的正法，沒有健康不行！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Email: dakuan00@yahoo.com.tw

佛教經典功德會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